

万象

曹家桥

黑人夸科

和夸科(Q uacq)是10多年前在广交会上认识的。正忙着应付各地外商,有位高高个子横斜过来,拉起我的手就往“125D”劲豹骑士款样车车位上拽,动作粗蛮,无忌他人。我懊恼瞪眼一瞧,是一张在会展中穿梭往来的普普通通的黑人的脸,只是更黑火炭般干燥,颗颗粒粒的疣刺布在脸上,嘴唇血红宽阔,颧骨突出,好在一双乌眸透出清澈无邪的光泽,多少掩盖了些许凶相。糟糕的是,他不会用英语,汉语一窍不通,叽里呱啦让人一头雾水。

他性子急,见我茫然,抢过纸笔划画。懂了,原来要下单。天哪,为了价格竟磨蹭整整半天,两人反复揭计算机,终于谈定,签合同同时落国名“布基纳法索”。陌生,我忙翻地图,他等不及用黑食指过来一按,整个国家全就遮掩啦。这么小!在几内亚与几内亚比之间,远离大西洋。我怕有错,赶紧写明是离岸付讫。他不高兴,孩子似吐出舌头,拍胸,跺脚,夸张地瞪眼,出示护照,哇哇哇。没门。见我丝毫不让,露出洁白牙齿笑了,最后吐出清晰的Ok,然后吃力地描出两个弯扭七八的汉字“夸科”,指指台历星期六,意思是他姓名和字母的含义。

好记。还人若其名,“夸”还真个“苛”(小儿科)。来厂检货装箱,长腿不停歇移动,脊背上俯仰,天热,裸露的皮肤汗珠颗颗滚落。56辆,颜色七八种,保修备件索要不少。临毕,他捣腾出一批塑

料拖鞋,大大小小央求帮塞进箱体。这不是夹带走私么!他不管,摇摇车体意思是防震。唉,穷酸,无非借此赚点便宜。争嚷无用,我阐明通关出事责任他自己担。

此后,自然成了朋友。慢慢地会说些简单的汉语,疙瘩的英文吐出来至少意思明了,交谈签单更快了。其实他“鬼”得很,脑袋像螺旋形卷发一样曲绕纤回,无师自通,生意延伸开去,小车小商品、服饰、五金工具、日常百货,越做越大,不久听说在义乌常驻下来。几年后摩托车不进来了,长时间疏远,没了联系。

一晃十几年,我退休回到杭州。

有天拂晓,沿曙光路正要拐进斜道上宝石山晨练,迎面撞见一位黑人从街口出来,夸科!他热情地哇塞,又拥抱又拉手又拍肩,还夸张地贴脸。我挣脱后退几步。哟!几年不见,抖了。膛黑的面庞油光溢彩,阿玛尼米色碎花T恤衫配笔挺的彼蒂西裤,鳄鱼皮带,VC尖靴,还煞有其事地戴副法琅金丝眼镜,大腕表上不伦不类地戴个玉镯,另只手缠着楠木细珠,手握苹果6。我瘪瘪嘴嘟哝,人模人样了!他爽朗大笑,拇指翘翘,No!夸我精神好,老当益壮!汉语流畅,俚语随口而出:“抬轿吹喇叭,一赶一个巧”,派对还未散,要不凑热闹,一起进去喝杯。

大清早吃酒?我摇摇头。他不管,拉起往里街走。不远有个普通门面的屋,紧挨山坡,触目的是墙上有幅线画,简约粗犷,让人联想起非洲洞穴图案。

青春文学

边凌涵

情书落在纸上

我喜欢看他写字,微微皱起的双眉,轻轻翕动的鼻翼,专注的眼神,岂止好看,是性感。更何况,他写得一手好书法。字沉稳得让我固执地相信他的内心,定如松涛般隽永道劲,流水般温柔多情。我因百合而心动,却因字,爱上他。

音乐弥漫在咖啡厅,冬日的残阳透过落地玻璃有点浑油而颇靡。他写字,我看窗外凋敝的梧桐树,光秃秃的,毫无生气,很难让人相信,饱含盎然春意的转机,就藏在这些枯萎老朽的枝干里。看上去,它们明天就可能死掉。

我闲得看景,信纸被他的左手轻迹,我望不到只言片语。我只安静地,期待被墨汁浸润的惊喜。说的话太容易消逝了,即使停留得时间再长,也挡不住记忆擅作主张的任性篡改。白纸黑字写下,他身处的状态、怀有的心情、流过的念头,只会淡去却不会消亡的笔迹,便被记录,被保存,被反复阅读。

他重视信的内容多于材质,孩子般的率真让我着迷。就像现在,柔弱的餐巾,正努力吸附饱含绵长爱意的墨水。它越墨黑如夜,这情就越浓。他出差,用飞机上的垃圾纸袋传递来高空的思念;他流连异域,用一个印满外文的饮料盒转达来急不可待想与我分享的喜悦……盖有不同邮戳的信封和明信片,从他的手飞抵我的手中,需要经过时间漫长的加持;邮票加身,邮筒无声的收纳,被陌生的双手挑拣,然后,穿越千山万水而来。任何懈怠或者意外的波折,都可能导致邮递的失败。安然抵达时,我深知它已经过重生死考验,不可预知的灾难的隐蔽潜伏,使得任何一封情书事实上都有可能成为绝笔。

青春期收到的第一封情书,来自一个暗恋许久的男生。想不到感情会有回应,我曾伤春悲秋

地以为它只是一段落花流水的追忆。突如其来的喜悦,让我心如小鹿乱撞,却故作清高端着架子没有回应。看到他眼神里倍受伤害的无辜,胸腔似手风琴一样欢快地迸出飘漾的音符。从爱的施予变为收受,我希望爱我的人因为心有所属而心神不宁。我把信藏于枕头底下,夜夜睡在他用文字精心构筑的空中楼阁上,满心欢喜。

不久,东窗事发,妈妈在给我整理床铺时发现了这一封语焉不详的信,令我欣悦的那些青涩词句成了早熟叛逆的证据,珍藏于心底的情感不再是独享的秘密,被拎出来,公之于众,我突然对他失去了所有好感,余下的,竟是埋怨和憎恨。恨他的任意妄为给我带来麻烦,恨他的自作聪明造成我的困扰……其实,妈妈并没有严加逼问和指责。奇怪的是,被她戳破之后,我对那个男生的想象一夜尽失。哎,年少时的爱恋,本应属于一个人不问结果的暗自浮动。

沿着他设置的折痕打开信纸,他会写些什么?或者,他写什么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你想看到什么。想看到心跳的表白,他却平淡如水地讲昨日的生活;想知道他的起居饮食,他却大段表白炽热之词。现实与想象,敏感的人擅长在字里行间寻找爱或者不爱的蛛丝马迹。困囿于天性的懒惰和健忘,我们需要具象的事物,回忆起那些曾经珍视而后逸失的碎片。阿兰·德波顿说:“我们先有爱的需要,然后再爱一个特定的人。”最理想的伴侣,也许只是因为他恰好满足了 we 藏匿深处的欲望与假想。

一方浅薄的餐巾,他的笔力没太多的发挥余地,但我轻易就原谅了他——令人赏心悦目的字迹,就像一个绝世美人,你因她城池尽失,却依然希望在她的怀中销魂。

看见

老残

报亭

新年。临安锦城之夜。一个日益萧条的报亭。自媒体时代,电子阅读已经蚕食了大量报亭的生意,我的60后同学老孙还一直守着这份清寂。每次路过,我总想买一本《读者》,聊以纪念美好的纸质读书时光。然后,家长里短地和同学聊上一二。生活不易,平淡中的坚守总给人淡淡的感动。老孙说,法国塞纳河畔有一个三百年前的老报亭还在,那实在是太奢华了。我不知道我的报亭还能坚守几年,它陪我度过了很多年,只要它在,很多老朋友就不会丢失,赚钱是另外一回事。我应该是老孙所说的朋友之一。报亭于我,就像弄堂口的小吃摊,呈现出这个城市最市井的一面,给饥饿的路人以慰藉,无论肠胃,还是精神。老孙,我们同是饥饿时代出生的人,所以懂得这份温暖和坚守,懂得知足和感恩。

世相

郭领军

四叔看病

深秋的一个上午,我正在坐诊,四叔突然走了进来。我慌忙让座,边递烟边问:“有啥事?”四叔用粗糙的手接过烟,独自抽起来。

四叔是个不爱多说话的人,我说:“四叔,我正在上班,有啥事你就快说吧!”四叔看了看门外的病人,开口说:“我说不来,你四婶硬把我推上了公共汽车。”四叔说:“这几天我一直大把大把地掉头发。”说着,四叔用手揪了一把,不少头发就夹在了指缝间。我本想开个方,但觉得不妥,就说:“领你上中医科找个老大夫吧!”

中医科资历最深、职称最高的金大夫正在坐诊,他把了脉,开出一张中药方。我和金大夫寒暄几句后,领着四叔离开了。

正准备交费拿药,四叔说:“我还是回乡卫生院拿吧!”我清楚四叔心疼钱,说:“我给你拿,别管了!”四叔说:“你又不是做着大买卖的,在城里干啥不花钱?”看着四叔固执的样子,我不再强求。分手时,四叔有些疑惑地问:“这医生到底行不行?”我说:“你尽管放心,他可是县里有名的中医,保险药到病除。”四叔看着我,动了动嘴,没有说出话来,转身走了。

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春节回老家探望母亲。母亲责怪地说:“你咋给你四叔看的病?找你治脱发,你可好,找了个谢顶的老中医。那药至今你四叔也没抓。”金大夫真是个谢顶的人,怪不得那天分手时,四叔想说什么,又

讲文明 树新风 杭州日报 公益广告

实施垃圾分类 构建绿色文明

家庭生活垃圾分类“七字诀”

残羹剩饭瓜果皮，菜叶内脏**绿筒**进；玻璃金属可乐瓶，纸盒塑料**蓝筒**进；
电池药品杀虫剂，日化用品**红筒**进；尿片瓷片香烟蒂，快餐用品**黄筒**进；

Other